演山集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十七

貧窮子序

宋　黄裳　撰

[illegible]不能安者有物息[illegible]不能深者有物窒之故

識非[illegible]動識特見於目前氣特

合[illegible]故[illegible]不用物物以[illegible]爲以物之幻化遇爾之

緣妄言則數窮動則屢走屢喪攫攫孰為是者嗚呼役

有涯之生騁無窮之智紛莫能解可勝悼哉予欲學者
以義刃去所累以仁器受所感宏者無邊深者無裏宏
深之中大氣生於仁剛氣生於義氣非仁義不生烏有
能亂其識者邪是故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感觸其虛一
者不能率爾使動於辭氣常謂君子之酬酢淒然似秋
長者斯成散者斯斂置彼有舍而已吾見君子之容體
如見秋色清明而簡靜無可撓者揚子曰其為中也宏
深其為外也肅括此之謂歟故人仲通以括命名予以

資深命字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仲通仕矣知於人矣將有無窮之變即君而治期君而復則君所以應之非俟予說而後諭者也然而仲通致予之文故書以告焉

書意集序

一日捜予殘藁得元豐己未所為序記啟古律詩若干篇序而集之號曰書意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養心治氣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後動合養而為

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書者意耳不主乎言孟子曰不得於心勿求其氣之無趨勿求其言之無害故其七篇之書發於心氣之所養雖其立言亦如與人答問之時近而遠約而詳不為艱苦輕揚之辭僕雖不敏輙慕其為言未之至也若夫採摭歴代之史百家之集巧語奇字隱奥難見之事迹聯綴為文出入不意然後以為工豈其志哉雖然僕之意豈敢便以為不可易者尤有修焉故其言之是非工拙醇疵詳約期於絶筆而後定

然僕之集雖累百卷謂之書意不可易也第以年號甲子辨集之先後云

樂府詩集序

後人多嗜為詩觀其感寓無復古人之風趣雖使大師拾其遺者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之宗廟奏之閨門族黨其能使聽之者或和而恭或和而順或和而親猶古之樂乎吾不知也詩之所自根於心本於情性有所感志有所適然後著於色形於聲乃至舞蹈而後已烏有

人偽與其閒哉聖人以思無邪斷詩三百篇所謂無邪者謂其思誠耳詩由思誠而作則聲音舞蹈之間特誠之所寓焉故其用大明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上足以事君内足以事父雖至衰世其澤猶在野眡閨婦爵臣賤妾類能道其志其情有節其言有序豈苟以為文哉今世之人天倫風度與古人所受同然内蔽於狥已而失詩之理外蔽於翫物而喪詩之志嘉美憂怨規刺傷閔適一時之私意先物而遷就之此狥已者也風

雲泉石春花秋月與其情相適則醉酣歌舞揮毫而逐其後以寫一時之逸興此翫物者也二人之詩出於偽非天理之自然雖清辭麗句有足愛者而實不及鄉唱之所感故後世採詩之官廢亦不足為恨也予方惜古之詩不復作及讀君所為樂府詩窮其詩之來當在虛靜中有物採之然後發也故其言有感物而興者有託物而興者其嘉美憂傷喜怒哀怨能道人情物態之難言者然君無意乎為詩也寓其誠而已故雖難言之物君

其明不隨像生亦不隨像滅生滅無窮而鑑之明寂然不動也然則為佛者豈求諸遠哉天下之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性衆凡之流為物甚靈鑑其静披其一然後落着相益諸行邪道以聲色香味而有貪淫嗔癡而有生老病死其生也昏迷於妄想其死也陷溺於惡趣腐敗死滅猶或鳥獸草木之不若甚可悲也人之心成之則為佛失之則至於鳥獸草木之不若得失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而衆凡者不惟心知所致而求之他焉彼

既自棄而無憾又懼三塗之報其惡也貪嗔之中更漁厚利與佛之徒華其居厚其養徼幸天人之報且夫貪嗔既誤矣又肆其貪嗔趨利而邀福此與喪心而求佛者何以異哉其去人天愈遠其入三塗愈深至於兩失而莫之悟可不謂大哀乎且夫作福之善者福之力盡而墮焉又況貪嗔而邀福者耶嘗謂聖人欲繩天下之惡也為之五行以懲之於顯明而佛為之言三塗以懲之於幽闇為惡者無懼於生則猶有幽闇之慮焉佛之

有補於教斯亦至矣然而衆凡者知三塗之可畏而不知心實爲之心之本末始有物也亦烏有三塗之累哉爲佛之徒者不以此喻衆苟以禍福而攝其利其利足以華其居厚其養矣而彼之心愈喪焉嗚呼佛之所懲爲夫貪嗔而言之也其徒又致其貪嗔而益墮之豈佛之意哉方悲天下之愚衆迷誤而不見性其徒不足以發悟之又從其墮之者久矣一日德之自東南來及其所爲選佛圖上至於圓覺下及於三塗之無間在一念

虛始有天籟苟鑿私智而為之非由天理而鳴亦烏能
會歸於大塊耶令夫百虫之鳴有以注鳴者有以脰鳴
者有以旁鳴者有以胷鳴者有以翼鳴者有以股鳴者
聲之自未嘗同也然而高下抑揚皆能自有節奏發孤
館之幽破長林之靜而與時態物色共為道途行客之
悲傷閨門妾婦之怨望隴畝耕夫之勤勞騷人之幽致
隱士之清苦及其時過理盡譬猶萬籟之竅厲風而為
虛是豈苟作乎哉嗚呼百虫之聲萬籟之鳴諸家之吟

詠皆本乎一氣之所作然而萬籟物之無情者也百虫物之無知者也猶爲天籟之所待人情之所感而況諸家之詩乎其用豈勝言哉若夫六義之作苟鑿私智而爲之則恐號竅鳴虫之不若也豈季文之所取者邪宜其書於後

六桂堂詩集序

仁宗在位之二十五年春引貢士試於崇政之庭左朝議大夫范公是時始登第起家亦用淡薄勞苦教養諸

子是以諸子惟知讀書求出淡薄勞苦之中不敢輒有他好乃克有成自嘉祐己亥逮元祐戊辰凡三十年其子峒崆峋嵎嶢相繼書名桂籍仕路之中或直閣秘殿或分符要藩未甚達者皆為邑令尹公告老歸第五子侍燕休從薦獻左右環列金朱青紫仰望志意顏色相為先後鄉人榮之公謂予八子三以恩補官而予及峒等以文藝為進取計其志遂矣其功成矣可以識之始望演仙峯為六桂堂諸公相與作詩滇揚其事盛矣夫

富民之家操奇贏逐什一一云操斂散拾奇贏郎舍相望夫畝不斷耀金珠腐錦綺所入如輸所欲如取爭為豪華誇大閭里閭不知一不肖子俄出而擅用之朝喪高明之居暮為溝中之瘠無足怪者而公有詩禮之訓使自求已非特以為賢才又助吾君理物天人之所相其為富且貴孰為壞哉然則何愧於序公之詩

送仲時南歸序

元豐六年嘗與仲時相得於都下出其所論時務凡數

十萬言獻於天子其言大抵中立不為畦岸如欲速售者惜乎無左右為之地卒不報九年而後歸嘗與仲時故人也其行安得無說一日有客過我問曰家貧親老不為禄仕其責猶輕於無後仲時之親往矣不為禄仕其責不與焉然而不以無後為急猶急於仕何也予應之曰仕將以行義也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不能行義於天下則其身與名何自而立哉此仲時之志歟客難之曰無後則是絶其親也絶其親不

於其後歟夫棄山水之勝處託食逆旅自顧其後形單而影孤孰與其歸則得所務者一得所樂者三之為知哉其歸也發古書十餘篋環而觀之未聞而意新有得而言棄論世取友既往如視不知俄頃之有千古也坐之樂也石溪之上扁舟乘興欹游鷗弄流泉卧聞蓬雨之聲如適滄海登神山不知其身之上下乎波濤也遊之樂也甕粳而炊縮釀而酌單鑪而膽形骸之外笑謔自若朋友往來之樂也夫得所務者一而得所樂者三

已向乎通矣行義之仕往往亦已無意而得之然則送予汴上解維千里乃所羨也非所惜也其自為哉

章安詩集序

昔覽古今詩集至數十家各言其志與其才思風韻不同故其體甚衆高下長短不可一概而論也章句之作有自優游平易中來天理自感若無意於為詩者此體最高誰輒可許如相貴人久而益愛之清奇怪秀無所不有又如大塊噫氣以發衆竅俄會於太虛然後有天

籟未常容力焉是豈一律之所能制有心者之所能為者邪有道者之詩也其餘或出於清苦或見於平淡或莊而麗或細而巧或健而豪放或俊而飄逸其間或能明白或熟言盡而意有餘偶有古今人未嘗道者蓋於羣體中又其次也雖然論其文辭而已若夫趣向之高下學問之精粗器識之賢否求其志節之以禮義莫能逃我豈特見於區區章句之末哉或傳示童安詩一編以序屬予而予聞其詩久矣會養病未能詳觀故序詩

家數體好事者由吾序而覽其詩可以命章安矣不必待予親論而後喻也

陳商老詩集序

讀杜甫詩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幾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於世故工於書者必言羲之工於詩者必取杜甫蓋彼無所不有則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然使諸子才之靡麗者不至於元稹率易者不至於居易新奇飄逸者不至於

下第流落南邦遂老以死無令孤綯吳武陵為之地可
勝悼哉其友張濤仲時出詩集若干卷以序屬予故予
因論唐人之詩以明商老之才觀者考焉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二十二　　　　宋　黄裳　撰

序

講周禮序

天理之有盈虚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邀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

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效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乎春秋哉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絶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

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始得先生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澶州講易序

在氣之先謂之太易亦非在氣之先也太且不得而名

數之外者或曠數百歲未之有焉遽責天下之愚衆不為吉凶利害作其憂患是則難也伏羲文王書乎象數之外者也體易之道聖人既出於象數而體之則夫吉凶利害豈能為之患哉伏羲文王不能忘言棄象作為八卦揲枯莖之草灼朽骨之龜以示天下後世者與民同患而已作易設卦與同患聖人豈求之他哉求之萬物所本而生者耳於是卦乾以象天卦坤以象地卦震以象乎雷卦巽以象乎風卦坎以象乎水卦離以象乎

之也山者靜而生養乎物者也有仁之道焉微顯者易
之智也故商曰歸藏者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夏主名
於連山則不及乎易之智商主名於歸藏則不及乎易
之仁能闡能微能常能變然後易之道至焉故周曰周
易言周所以別乎夏商言易所以統乎易道之仁智以
仁闡幽以仁體常以智微顯以智盡變然後易之道至
焉能常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變動不居者惡其不能
變也能變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剛柔不易者惡其不

能常也蓋夫能常者止於靜止於有體而無用能變者止於動止於有客而無主不為體用主客所止者其易之謂乎無為而無不為以其不止於為故曰易無體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焉故曰生生之謂易惟其不為主客體用所主是故天地為體之時則易能為之用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為用之時則易能為之體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謂之易者自其無乎不為言之謂之神者自其無乎不在

事之義則猖狂妄作者淪溺於禍患可勝悼哉詩之和禮之嚴蓋未暇及也得易之道然後可以達物情立政事遂致天下之法則學者之於易當盡心焉免夫禍患非予望學者之盡也

張舜元講易序

易之為道不出乎象數不足以為聖人以前民用不用乎象數不足以為天下以同民患是故聖人方其坐進乎道怳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怳其中有象有物即有象

有象即有數及其怳惚之象數杳冥之真精相遇而為混沌然後二儀萬物五行四象皆在乎其中可以作易故惟聖人為能知象之所以立知數之所以起知言之所以然云知意之所以用揲以蓍得爻以爻得卦吉凶之兆禍福之證如響之聲如形之影可以善勝難以幸免蓋夫神易之在聖人入而反一則形而上者與之為體出而應萬則形而下者與之為用惟象與數本於道行於神聖人取其無乎不為之易以濟民行以同民患

衰盛有常有幸或依或違使之知所避以幸而遂免使之知所修以常而獲報而彼末學方用區區之說與人徒論人事雖執以歸竟無其實然則舜元之學當與晉漢之高士議其優劣諸生其勤而承之不可失也

延平講論語序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弗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弗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弗辨蓋論則及理耳不足乎道議則及義耳

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言忠恕則貫道之類言孝悌則貫仁之類仁道之類不可以勝用其歸則曰忠恕孝悌而已平居之時弟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觀其所受隨問而應中其才性之獘處不須屢詰而詳說之然後直也豈特此哉君子之教人使其聞者少思者多然後得者遠故孔子之於弟子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兩端之詳一隅之畧隨其才性之上下而告之一言之徹近而遠約而詳思而得之足以道發其固有者不必多也弟子

之別有聞一而知二有聞一而知十者問伯夷而知聖人問詩而知禮不足之冉求不說之季路亦不失為賢者理不可叛故也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最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明無足以直道者故孟子與其學者辨或累數百言然後屈其說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夫學聖人之道必自論語孟子始論語之於道及理而足則予安敢為多言以意哉學者思而盡之則予將同歸焉思固不可怠也

道其天巧凡百餘篇且羡敏叔他日謝功名捐朝紱還里閭已有所寓之勝境不及者衆矣命予序其所以歌詠圓石之意爲之言曰一氣之化文於地者有形文於天者有象流形不同品物有類惟其所遇令夫英偉之人怪奇之物所遇之異者也二者無意於所遇而造物者無情於所化然而適然之數存乎其間升沈隱顯自有期會必俟當世名人爲之先後或飾之以文辭或授之以勢力然後天下後世從而譽之曰是人之英偉者

也是物之怪奇者也邂逅名迹之所在覽者簡將疊而復舒遊者馬已躍而再縶風節氣象在人耳目遺滯思而寫隱（以下皆闕）　之類終不見稱於世相去非一間耳

然　開口一　豈可計哉諸

尤得天下之　黙非其

演山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二十三　　宋　黄裳　撰

書

上黄學士書

道德之失其弊害法文章之失其弊害道世之為文章者採撫襲蹈苟致文華文章之所自來者曾不及知之則其害道也何可勝言哉論文章者謂氣之所寓此固是也而氣之所以寓乎文章未有能言者嘗謂氣之高

下自夫學之遠近古人之學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然後其志高明其氣剛大出乎萬物之表我無物而交之物無我而引之故其氣之來也本乎性天發乎德機而形見乎聲色聲色不足寓之也一寫于文辭也與萬物之理相得于無窮與萬事之變相適于無常有如泉源自山之幽決為長江大河時于平流之中湧為洪瀾驚湍出人不意開悟其耳目然後滔滔其東下豈非其志高明其氣剛大世 氣俗趣不足以係累

其靈臺者耶不然義理之感物何其愈有而不可盡也向之默也其氣復為至精今之言也其氣散為太和誦而思之則育天下之德舉而行之則集天下之事載道而之後世也雖發于名數中而自得之者其意未始有盡焉蓋文生于性實而性實出乎誠心之虛一故其為文章也迹方而意圓迹實而意虛非才人之文也有道者之文耳嘗謂有道者之氣其猶天元也歟當夫杳冥而未發也萬物之理含孕乎其中及其天行也葩華枝

莖發出于草木好音幽情發出于禽鳥天理自現在人之視聽使人欣然愛之烏知其造之者耶然而春之華萬物也豈常用意于其間哉太和之氣其來遠矣性天高明空空無物隨所感寓發為辭章者無以異乎天元之華萬物也豈徒華之哉華之所以求其實焉非文其言也言理而文之耳其文者理則實存焉以之思則育天下之德以之行則集天下之事無以異乎天元之實萬物也有是道者其孔子歟性與天道孔子寓乎文章

者也人之學未能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
道則聖賢所以言者其誰得之哉是以子貢曰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楊子曰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
言也未得其所以言者其性與天道之所在歟聖人所
傳其後子思得之子思所傳其後孟子得之是以中庸
七篇其言身夫性天而寓之中而高約而詳源源其來
不知其得之易也世習物累不能傷其氣而病其文則
性與天道二子見之矣二子之後學者失其傳焉其性

無天其心無官其志無君其氣無帥是以物物入而累
之言辭之間猶物而用其氣短于氣者無才以運動之
俗于氣者無德以高明之豪于氣者無道以虛靜之且
夫率性而合之則有道充性而長之則有才德而彼方
與物競者未足以見性則其氣特發于胷間耳是以譏
娛調談窮愁憂憤鄙俚陳舊一發于文辭及索其實用
則其言廢矣荀卿司馬遷楊雄王通韓愈當斯文寂寥
中特起而言焉更相著書以見于後世然而荀之文繁

多豪縱聖人言而盡者荀至譊譊而末之得也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絕荀以殺詩書幽思而無說閑約而無解荀以非孟子彼不知約者所以為詳無說乃實有說耳予嘗謂子游之學其後荀卿尊之荀卿之後叛而為李斯聖人所以言者蓋自子游已不及矣其後為荀卿之學豈足恠哉雖然荀以一言殺詩書而李斯輒乘其說而禍之荀所謂暴其氣者也遷之文採摭涉獵上下數千載間有才而富于學者也無一以貫之疏畧抵牾未

始有擇焉此其文也其文之理乃至進姦雄以亂正蓋貧賤以害義其志之君不靜故也然而文章之休至雄而少全焉王通曰其思苦其言艱其思不苦亦安得其所以為雄哉惟其思苦此雄之氣所以從性天之中來耳道德之意多見于法言及其行也趨蹶于閣下此亦思苦之不達歟有思焉不必苦而得之則于幽疑之間感忽之際其理甚明視死生尤覺夢耳安得暴其氣哉王通之文無道以虛靜之故僭聖人無才以運動之故

感觸其虛一然後肆筆而書之古意瀰漫浩無津涯則著為議論風思飄逸不可禁止則發為歌思如春盛時天理之中萬物自動縱筆而書之未嘗私一言焉然後為得耳雖然不肖者有志于此而未之到者也其氣方當致養之時而或為事物相感不能自禁遂見于訓解序記之中雜出于歌詠凡數萬言未敢以望子思孟子而鄙俚陳舊一發于文辭者僕所不願道也輙書以為獻

見呂叅政書

閣之舉進士自歐陽詹始詹始以才後先鳴于溫陵其後文學之士起爲天子元弼當世名儒至今尤盛于天下自詹倡之嗚呼南海之濱去中國遠矣士風儒教久在寂寥中無振發之者詹于是時特起而鳴焉是可尚也雖然詹以小才鳴而和詹者知爲文辭而已今天有意于斯文使閣下以道鳴有堂然出于腐儒中者閣下實相之悟好高者之空談解好怪者之弊行使之中而

高約而詳不至泛然無所之適閤下之力也天下之士求正其心以養其氣求大其氣以高其聲韻從公之後而和之閩之舉進士自詹始而士之學為有道者則自閤下始矣況其所倡非特閩之人哉裳和公之鳴者懼其所養之或乖其聲高下之不齊不能雍然在其後乃書其言求正于左右裳之學方其進之時昨日以為得而今日或自非去之其心甚虛而能有所受閤下不以其不肖一賜德言為之正焉則裳雖疲駑自當鞭其後不

之金不易于多文潭潭之居無以異乎蓽門甕牖之自適也窮而兼善于一鄉達而兼善于天下立吾良貴故也非為乎貧行吾素志故也非為乎勢孔子之弟子有志于道無志于仕有如曾晳漆雕開者聖人之所與顔淵閔子騫者聖人之所尚顔淵閔子騫其德成矣然而無志于仕何也其意以謂載贄而出自有聖人在焉聖人仕矣吾屬何患于喪乎宰我仕齊子夏仕魏子貢仕魯子路仕蒲衛寂然無足慕者故天下無行多為家臣

顏閔之徒下視區區之仕不能賢于游夏季路之輩何必于仕哉嘗惟先王之澤熄權利浸長之世諸子有能恬守順受以道為樂語默以時未嘗失言去就在我未嘗失足豈待聖人為之依歸乃至于是耶所樂雖非窮通必有資乎窮者盖有受道之質苟無助道之資奚暇行禮義哉雖聖人無如之何矣故顏子雖貧尚有郭外之田以備簞食仁者養生之計不死足矣無窮之欲世之累烏能窘我哉又况先王之盛世自有土田天下學

士出則耕入則養居則學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
其以此歟秦廢先王之制天下土田盡入兼并之家士
始為貧所窘自非獨行特立之士見取于世尊之為師
貴之為吏其餘孱弱或屈為屠沽或流為商旅大人之
門投書曳裾自薦其貧賤以道為貨患不得之嘗有戚
戚之態是故去就狥人憂樂逐物志輕而利重揚子所
謂秦之士也賤其以此歟雖然好古之士雖不如此而
為身謀家計所困雖有漆雕開季路公西華之志及其

成德然後幡然為伊尹者何可得哉此裳所以辭去左右慨然而西之意也

代上教官書

仁智之教欲其止乎善也其期之甚嚴則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欲其進乎善也其責之甚寬則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嗚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不學之過也三年學不至于穀不就有道而正焉之過也不就有道而正焉雖幼而學其能賢于四十五十

而有正者乎雖然四十而無聞聖人未即棄之猶可畏也至于四十而見惡焉然後棄之不足畏矣故後之廢學者雖壯且老可以復興始學者急于所止不至汗漫而無正然則聖人之教不亦仁且智乎某方少年時從事于辭賦古人大全未之及知好學之心時為生事奪去因循至今且四十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某之生也其性有天其心有神可以體太虛物萬類不然廢天喪神而與彼萬類同役于化不亦賤乎中夜反側益

窮通晦明者天時之盈虛榮辱成敗者人事之得失然而揚子以待君子晦斯光窒斯通則在天時者又何力之能為哉蓋謂天之有意于斯人也不可耳提而進手援而上亦因乎人而已則君子者其天意之所寓歟有道而無位不能陰相天時有位而無道不能陽相人事位與道不相與則天之所寄蓋已輕矣而今閣下有道以應物有位以行道何為而不可此世之學者所以欲侍下風少聽咳唾之餘以發滯思閣下其可辭而却之

出于吾聖人敎中則其奉佛也何事于怪其論佛也何事於抵為其不知孔子佛老之用殊途而同歸相悖于名迹間終日捕影而無所得鬼怪態度自取笑耳故近來學佛之士自公而趨焉必去其衣冠婦人女子自家而趨焉必去其首飾被童行服合掌屈膝環列長老坐側男女渾淆遺外形迹長老亦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學佛嗚呼為長老者已行邪道矣尚能為人乎哉雖名尊佛其實害之也夫佛之徒寓中國猶客之寄主人家耳

行怪立異其家及鄉里必有忌憚猜疑而攻之者其理
然也使人各忘己分上事迁狗其迹昧者以邀福誕者
以邀名不自求佛於心異則怪怪則駭寀則瀆瀆則亂
相䜹之俗亂旁䜹之俗駭于是乎毀生毀則排排則逐
其勢必至于此然則今日之事佛者豈得不為佛患哉
夫能正心誠意以為天下則佛之道存焉其徒不知出
此乃屈梁武以幸一時之光耀廢棄典禮遂亡天下而
使後世君子罪梁以齋戒者其徒之過也今日學士大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二十四

宋　黄裳　撰

書

見南京留守書

裳居延平時朝中有道之士聲光南來而裳得之如醉夢中當雨餘秋曉有物泠然過之披拂其塵襟使之洒然以醒覺釋然而行起無復有滯思者是時閣下之風與焉嘗恨微賤不能自致于左右瞻望之懷慨然西飛

蓋已久矣去年爲浙江遊見孫公于霅上望之也嚴即之也温窮之也遠使人欲得而待之不欲去也及來睢陽又得閣下昔聞其風恨未及見今見之矣暖然而爲春肅然而爲秋閒流俗之煩襟發太虛之幽韻千里之俗長養成就不知其鼓舞之者然則公之風其出于仁宅歟何其清和而肅静也將欲視其儀聽其倡導發餘懷而新之乃書所著中庸義解以贄于左右

代上時相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下之人皆有是性天下之性皆有是道然而常無心德以知之失之粗畧嘗無義命以行之失之畏懦于此數百歳矣盖自周而後天下之士流落于未學心閉而意實不能由性而見道由心而見性有言非德有為非理人偽之中心勞而日拙是故其志益微其氣益衰不能自振其勢然也天意未喪斯文以付閤下能以身與國存亡而更立天下之法能以德與神出入而講明聖人之道天下之士久隨老宿

而流落俄聞新美而育奮得其統序而學之其偕天下之士受其賜者也所得之言不過閤下之緒餘然時以類求之或有得焉且懼其為智未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智徹尚有私言者因書以為獻周禮數職斐然成章或賜台覽亦見其性分之所至耳

代上知郡書

古之君子務成天下之才性何其深厚也未可與知者其敎之有仁術故不廢其才不可與言者其敎之有智

術故不褻其道不可與言者其心不歸其色不從與之言道適足以瀆我以其瀆我而遂絶之是天下之不可與言者果不可以化也亦焉用君子為哉天下之人皆有羞惡之心見棄于君子者尤人之所羞惡也聖人以人之羞惡為甚于此寓之敎焉孔子之于孺悲是也愚者非無其才其心亦非不善所以無智特有物蔽之耳苟以其無智而拒之則吾之設科也乃特為有智者設與有智者奚待吾言哉則敎之為無智者設明矣是故

君子有教無類來則進之耳孟子之于竊屨者是也然而在所拒者無常人拒人而求其變者非常教聖人葢不幸有孺悲耳然而聖人不與之進豈遽然棄絶之無意于悲哉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有意于悲深矣嗚呼聖人君子造次不忘悟人于善仁智之心何其深厚也閤下之于學者不與之進固是教也然而學者之心非敢以為孺悲焉事上之分不能自嚴特其智不足以及此未足怪耳閤下有道素為學者鄉往又有長民之位牧

民之地惟拒之求其變使民何望哉君子之教固多術也孟子設科在閤下尤宜尚者上則相天下則相君內則成己外則成物無間其愚不肖一期而進之庶幾其有草焉固其任也

代上監司書

先王始用六廉之法屬于治官之長貳作成羣才以赴吾事繼有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以行六廉之所弊其尤造物者之制命歟陰有為善而得福為惡而得禍

不可圍也羣才之見作則猶庶物之作於化耳溫作之而生暑作之而壯涼作之而斂寒作之而堅推而行之小大之材悅人以華利物以實隨其才分各有成就若有賞陟之者未嘗中道而廢焉資質不良或剥于飄風或槁于烈日或病于陰陽之厲氣不足道也今天子出轉運使總領一路之屬吏六廉而毀譽之和氣如春正色如秋奏牘一往與奪隨至造物者之外輔耳碩不重歟其得官長溪辛與羣吏趨走屬下一年于此矣竊以

半生之年而老于區區之下職沒世而無聞不獲少伸其志是可恥也某中途嘗以六廉自鞭其後惟恐其不逮三歲之賞非敢望也得偕纖莖之物隨其才分即秋而歛焉此亦造物者之意耳

見陸直講書

自得之心斯有真樂得之于心以至無待于外而後真樂至矣此樂之至乃生于夷曠無所係着不以物去而嚬物來而笑物之來去無常此樂湛然在耳雖然此自

成者樂其無待于外而已非至樂之盡也天下其有求我者乎滿虛之中出為法言德行導發其德性私淑其身吾不為也居在仁動在智始盡其樂焉雖然至樂之盡存乎成物夫得物而成之有數存焉愚嘗嘆仁智之君子其居至樂之盡者何其難得而未及見也比者來京師望見天子之學形勢翼翼呑幷數舍高明爽塏人之氣又見天下之士接軫而來促膝而共處富有千餘人褒衣博帶禮貌容易壯人之志夫學者如此之盛多

而學者之所寓如此之觀美已有能感人者諸公于此
為之出道德布言教導發其才性肅然而師承之愚始
望見學者與學之所寓其目已明其志已壯由是而舉
首以望諸公風儀德表使人慨然慕之非特目明志壯
而已愚始嘆至樂之盡不可易得而今諸公之才藝適
會聖君賢相留意于學者天人之會為之師承而教育
之難疑答問愈久而愈新竊意諸公之樂夷然而生混
然以成若縱而不可荒若貫而不可窮不以人之情有

好斁而為樂之新故不以物之態有新故而為樂之盛衰真樂之至至樂之盡諸公宜有之愚因言為樂者有三而世人所謂富貴之樂者不足以語山水之樂逸人所謂山水之樂者不足以語教育之樂富貴之樂無志以外之謂之逐物山水之樂無道以寓之謂之翫物逐物喪已翫物喪志非特志與已喪也其樂亦已荒矣故富貴之樂極而疲潰之態生富貴之樂去而窮苦之態生山水之樂盡而寂寥之態生非富貴山水能使人窮

苦寂寥也其所以樂富貴山水者僞故爾外物之樂吾之内物兼有之世之人不務内遊而務外觀乃至喪己與志而莫之悟焉良可悲也夫富貴之樂在性之德有之山水之樂在性之理有之富貴物之在外者固不足以交君子之内而山水則外物之可樂者耳故君子之樂在道有時而即山水者寓其樂而已雲山之向煙江之湄豈必浩歌遠引與人物絶乃獲其樂哉故山林之幽軒冕之榮皆無足爲諸公愛者其知而好之誠而樂

之者教與學耳豈復有加于我哉愚之來將與生求為真樂而慕其樂之至者諸公之仁亦當除道以招之來開門以延之入垂手而援之上希夷之鄉獲列于執鞭者蓋其願也

與教官書

曩與閤下窮達異事睽遠良久無緣奉教懷想高義有如昔者獲侍下風而見之不勝眷眷伏承朝廷增廣太學旁招多士菁菁之莪期在中沚擢用閤下為之宗師

使與天下英才從事于道天性之樂何可勝言昔時從
遊私心竊許于從者今日之用方次育才上副天子所
以教學之意下慰士議不可緩也嘗謂先王教養人才
期之也遠責之也至待之也厚後世多喜教育之名而
失其實養之不及先王之所教取之不及先王之所用
區區之名無益于治昔竊患道德不明而為之論道文
章不純而為之說文患其不知先王所以建學之意而
因為建學記以寓其說輒以為獻嘗謂天下未始無才

特作之者無其術耳方今聖主追復三代之教育貴財以養貴道以教貴爵以取閣下適丁斯時而有教育之任四方之士聯轡而來小大之材請就矯揉封名録文以示至公月書季選以求至當如此之類是法而已以為公乎是求一人之公者也非公于衆人以為得其所長乎是得一日之長者也非得其平生有是法矣必得作人之術而行之然後其法不敝于一曲苟無作人之術特法以得才則與場屋間何以異哉幸與不幸吾知

其不免矣作人才者其猶春工也歟靜非春工之事也動之以風驚之以雷照之以清暘濯之以膏澤然後勾者出萌者達好音麗色可愛萬狀閣下之任泛得天下之才而敎育之有春工之事者恃法以得才非士之所望常謂取之有疑于私而使物議以爲公焉斯善取士者也求諸齋衆則有一齋之秀者求諸學衆則有一學之秀者求諸天下之士則有天下之秀者致之以異制遇之以殊禮表其文行以示于衆作其好勝之情服賢

有志于大人而後已則安得不求之人哉故愚者必求諸明有志者必求諸有道然後達耳求之一鄉無有也則求諸一國求諸一國無有也則求諸天下其求而得之有以為己然後能為親有以為親然後能為人則僕所以不遠數千里者有是說焉閤下天使之任僕是說而與其求者也不可忘僕猶僕之不可相忘也宜乎示之以德容而使之化待之以誠意而與之問燕居之側時賜高論開悟其視聽則僕之遊無所憾矣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太學參考圖書館藏

演山集卷二十四